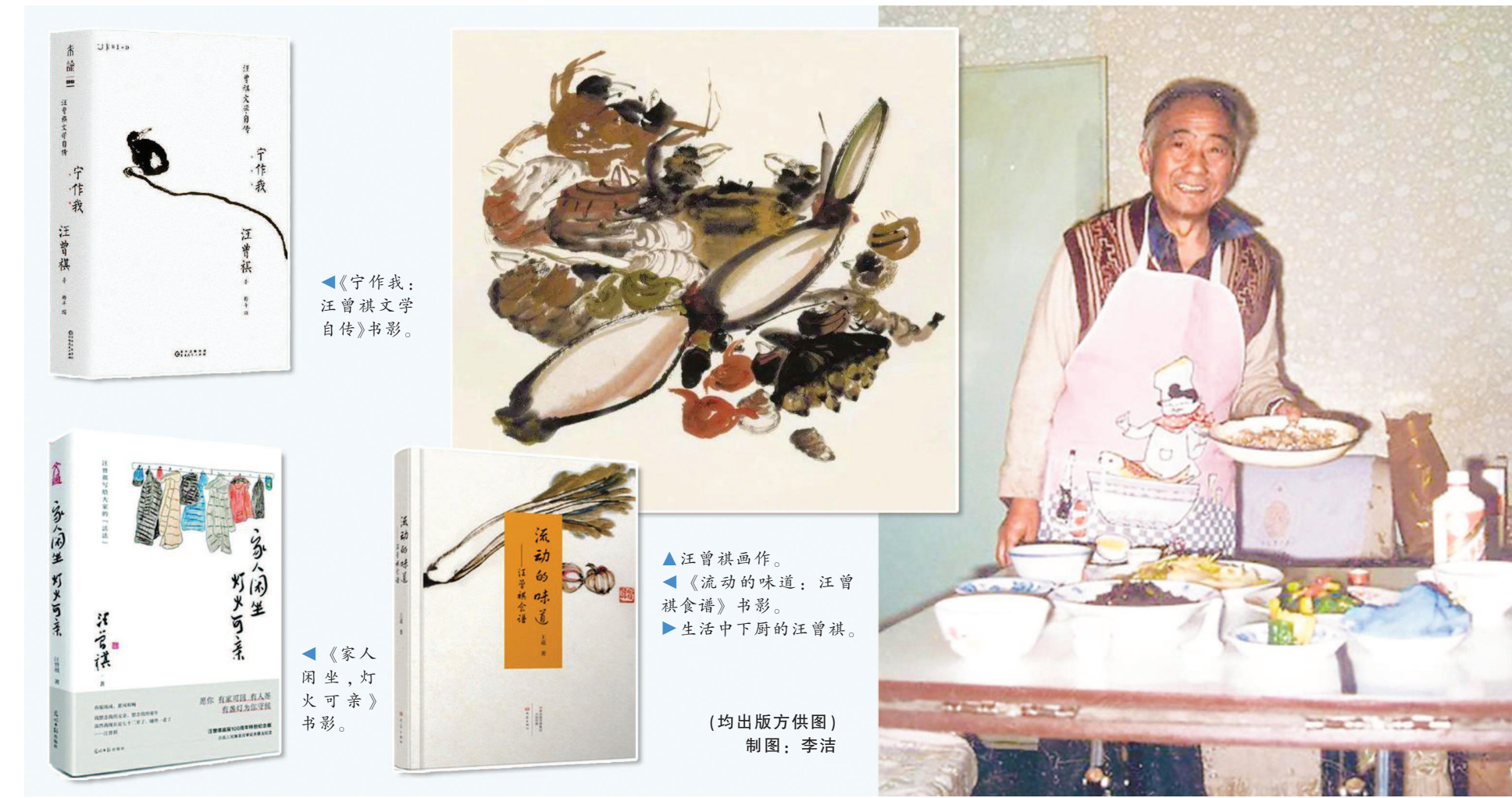


今年正逢汪曾祺诞辰100周年,一批新编丛书、纪念文集陆续面世,掀起阅读热潮 著名作家汪曾祺何以在年轻读者中持续“圈粉”



《宁作我：汪曾祺文学自传》书影。

《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》书影。

汪曾祺画作。
《流动的味道：汪曾祺食谱》书影。
生活中下厨的汪曾祺。

(均出版方供图)
制图：李洁

■本报记者 许畅

他的美食散文,为故乡高邮的咸鸭蛋成功“带货”;他的代表作《受戒》《大淖记事》,是评论界反复研究的经典母本……今年正逢作家汪曾祺诞辰100周年,一批汪曾祺著作选集或纪念文集陆续面世,掀起阅读热潮;在微博、豆瓣、贴吧等网络空间,年轻网友好评不断。粉丝心中的“汪曾祺散文”,为何能打破年龄界限持续“圈粉”?

无论是《汪曾祺别集》《宁作我:汪曾祺文学自传》《流动的味道:汪曾祺食谱》《百年曾祺1920—2020》等新书的首发活动线上线下引发关注,还是12卷《汪曾祺全集》今年将出精装本,收入新发现的佚文佚信,无不指向一个事实——随着时间的推移,汪曾祺文学创作上的独特价值没有褪色,反而愈发得到彰显,他的人道主义情怀与雅致生活意趣,温润着一代代读者。

“曾经的汪曾祺是作家中的作家,称他为小众作者也不为过,他的作品一开始仅在文学圈内流传,而后逐渐为大众所熟知认可。”天津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安练认为,如今汪曾祺被新时期读者认为是生活家、美食家,从一个侧面表明汪老对平凡生活的那份热爱,点燃了年轻人的情感共鸣。

经得起咀嚼
耐读的文本不需要定义归类

新近出版的《汪曾祺别集》参照《沈从文

别集》体例,从目前所见的汪曾祺全部作品中精选出20册小书,囊括了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等,每卷各有独立主题,总字数约200万字。目前已出版前8卷,全20卷预计今年10月出齐。

“读汪”潮流最早可追溯到1980年代,近十年间愈发明显。老少汪迷不光读汪曾祺小说、散文,还读他的诗与画、书信等,承载这些内容的出版物越来越多。《汪曾祺别集》出版统筹人、北京读蜜传媒总编辑金马洛谈到,汪曾祺作品很早就编入大中小学教材和课外读物中,已成为当代文学与语文教学不可或缺的部分,近年根据汪曾祺作品改编的青少年绘本也逐年增多,很多孩子因此成了“小汪迷”。

多维度开发,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,汪曾祺的文字耐读,经得起咀嚼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杨早认为,很难把汪曾祺简单归到任何一个流派或潮流里,“乡土文学?寻根文学?市井小说?诗化小说?好像都可以,但是好像都不太妥当。汪曾祺是一个初读时没有门槛,谁都可以读的作家,感觉似乎很浅,但很难被模仿。”杨早用“诚实、有趣、诗意”来形容汪曾祺受欢迎的原因——他是一个肯跟读者说老实话的人,愿意分享真实的世界;他说话能把这个世界描绘得好玩;甚至还能带来诗意,那就是可遇不可求了。

对此,汪曾祺长子、作家汪朗深有感触:“汪曾祺的作品,给人的感觉就跟在家里一样,不端着,也不摆出一副文人架子高高在上;他不装,知道多少就告诉你多少,邀请读者共同认识这个世界,共同欣赏美好的事物,进行平等的交流探讨。”在他看来,父亲的文章好多地方是“使坏”的,但藏得较深,“你读到一定程度,就发现

这个老头在悄悄地犯坏,然后就会心一笑,经得起一遍遍读下来。”

评论家王干认为,汪曾祺的文字体现了汉语美感:“他把中国文化的历史宝库,用轻盈欢快的,但又比较淡定的方式呈现出来。哪怕是讲美食文章,大家都爱看,细节深入人心。这位大家的光泽被时间磨洗得越发发明亮迷人,可以说,汪曾祺的价值,目前才发现冰山一角。”难怪贾平凹说汪曾祺“是一文狐,修炼老成精”。

有人间味儿 透着中国文人的恬淡与闲趣

提起汪曾祺,不少读者眼前会展现“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”的画卷,淡淡笔墨勾勒出随和的可爱老头形象。相较同时代作家,汪曾祺似乎总能从平淡生活中找到乐趣,发现被宏大的东西所遮蔽的生活日常。学者李建新有个观点:“汪曾祺是身处人间、写人间的作家,读者喜欢这种人间味。”

这种珍贵的“人间味儿”洋溢在字里行间。纪念文集《百年曾祺1920—2020》包含了60位汪老生前好友、故交、学生的缅怀回忆、文学评论等文章,由梁由之收入文集中。《宁作我:汪曾祺文学自传》获得汪曾祺家人授权,杨早将散落各处的129篇追忆、记事性质文字进行编排,去其重复枝蔓而存其补遗增华而成,按时间顺序完整呈现汪曾祺的人生轨迹。《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》则是汪曾祺关于家的生活散文集,完整表达了一个人应怎样面对世界。恰如沈从文所总结的,“他(汪曾祺)最可爱还是

态度,宠辱不惊。”

有“天下第一汪迷”美誉的作家苏北,是汪曾祺生前的忘年交,他曾多次到汪老北京家中请教为文之道,“蹭饭蹭酒”。他从“灵性”角度解读了汪曾祺作品在年轻群体中备受追捧的原因,“所谓灵性,是我们面对同一事物,他有自己的方式和眼光,你没看到的地方他看到了。读汪曾祺,翻到任何一页,把精神集中起来去阅读,很快就会读进去了。每一次读就像第一次读的状态。”苏北认为,汪曾祺经典不是一蹴而就,而是自下而上、由民间读者自发推动的,“这个过程很神奇”。

“有人问我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,我说这跟我从小喜欢看东看西看有关。这些店铺、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,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、笃实、清甜、微苦的生活气息。”这就不难理解,汪曾祺会写下:“到了一个新地方,有人爱逛百货公司,有人爱逛书店,我宁可去逛逛菜市场。看看生鸡活鸭,新鲜水灵的瓜菜,彤红的辣椒,热热闹闹,挨挨挤挤,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。”

如果说生活总有点乐子,汪曾祺不疾不徐地用文字将读者带到了声色香味、鸟兽虫鱼的世界,并怀着挚爱和亲切感,去发掘蕴藏在父老乡亲身上的人性美、人情美。恰如他生前所流露的,希望自己的作品“能有益于世道人心,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,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,人是美的,有诗意的。”无论是《岁寒三友》中做生意的王瘦吾、陶虎臣,《三姊妹出嫁》中卖馄饨的秦老吉以及他分别当皮匠、剃头的、卖糖的三个女婿,还是《受戒》中的一群和尚,《大淖记事》中的锡匠和挑夫……一幅幅绵长悠远的生活画卷,从文字中绵延开来,融入人间烟火。

■本报记者 董薇菁

中国戏剧史、电影史不会忘记夏衍这个名字——与老舍(茶馆)齐名的《上海屋檐下》,以及《林家铺子》《祝福》《故园春梦》《春蚕》等一部长串电影剧本,在新中国的文艺史上留下了丰厚的一页。今年正值夏衍先生诞辰120周年,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时隔五年,再度推出海派经典话剧《上海屋檐下》,10月23日起至31日重回舞台。

夏衍是中国著名文学家、电影、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;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。他曾担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第一任院长(兼)。在他的戏剧创作中,创作个性鲜明、风格独特的首推《上海屋檐下》。该剧故事以上海弄堂为背景。在一天时间里,展现了经历不同、性格各异的五户人家的命运,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社会中的一个横断面,描写了生活在大城市底层的一群小市民和贫苦知识分子平凡的生活。

《上海屋檐下》写于“七七事变”前夕,它展现了居住在上海弄堂之中的人物群像。小学教师赵振宇生活拮据却喜欢“穷开心”,以得过且过的心态安贫乐道;大学毕业生黄家楣家庭困顿,自己又肺病缠身,却善意地蒙蔽前来探望的老父;施小宝被迫卖身,常受流氓的欺压纠缠,忍辱含辛;老报贩失去了爱子孤苦无依,终日哼着《李陵碑》中“念娇儿”的曲子。作家有意把剧情发生的时空放在一个闷热难耐的黄梅时节,象征着抗战前夕的社会氛围——人们在无奈愤懑中挣扎,而正是在这种灰色的反骨下,正涌动着革命的诗意潜流,预示着革命的风暴即将到来。这部作品不仅是严谨的现实主义剧作,而且可以说是夏衍先生在话剧创作上美学思想转变的标志——通过“小人物”形象自身的感情和愿望去唤起人们强烈的共鸣。

这出1937年春创作的三幕话剧,在中国话剧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价值。在这部话剧中,夏衍没有采用以往的历史剧创作手法,选用一些历史人物或是英雄人物来铺陈故事,而是将目光放在他生活过十年之久的弄堂内的老百姓身上。正如他自己所说,“《赛金花》之后,我在写作上有了痛切的认识,我要改变那种‘戏作’的状态,而更沉潜地学习更写实的方法。”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取材,成为了夏衍戏剧创作最显著的艺术特征。

作家是如此熟悉自己笔下的人物,他说:“我在这种屋檐下生活了十年,各种各样的小人物我都看到过。像黄家楣家里,父亲从乡下来看儿子,结果是大失所望而归;施小宝那样的人,也看到过,本性都是善良的。”正如作家平和、内向的性格,气质内敛含蓄而不善张扬,《上海屋檐下》好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,真实而朴素,简洁而生动。

由王筱頔导演,桑琦担当舞美设计的话剧《上海屋檐下》首演于2007年,2015年复演。导演王筱頔表示:“该剧完全忠实于原著,希望带给观众现实主义的真实感,无论时代如何发展,对于最经典的东西始终保持敬畏之心。”除了《上海屋檐下》复演之外,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特别策划“剧场的耳朵”夏衍文选特辑,特邀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十位演员朗读十篇夏衍文选,致敬这位具有杰出贡献的艺术家。

纪念夏衍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经典海派话剧《上海屋檐下》今秋再现申城

温柔的碎片之歌

——云游于托卡尔丘克的短篇小说集《怪诞故事集》

■本报记者 柳青

先后失去丈夫和儿女,老无所依的妇人变成了一只狼,“雕像一样低着头,左右打量,然后抬头看向亲眷所在的方向,直到自己完全被对岸的阴影吞没。”

这是托卡尔丘克的短篇小说集《怪诞故事集》里一个故事的结尾,继《太古和其他的时间》《白天的房子,夜晚的房子》和《云游》之后,托卡尔丘克的作品中译本出到第四本。《时间》和《白天的房子,夜晚的房子》是作家早期的成名作,《云游》英译本获得布克奖,为她在英语世界确立声誉,她在不同阶段不同题材的写作中,延续着一种顽固的精神追求。在最近的《怪诞故事集》,读者能直观地体会到她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强调的:“文学察觉到这世界不对头的痛苦,它揭示着人们难以用其他方式向他人展开的体验,在作家的脑海里,微小的碎片顽强地粘合成另一个完整的宇宙。”

托卡尔丘克被授予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时,波兰国内的回应是全然对立的两种声音。一位文学杂志编辑曾总结过托卡尔丘克在波兰本土的读者特征:年轻人,来自西部的城市,渴望多元文化,对本国错综复杂的多民族历史抱有好奇心。这些人认为,托卡尔丘克的作品在文学和历史的三重层面撕开了新的想象空间。但在波兰的“老派”人眼里,只有显赫微支的历史小说代表着正统经典,托卡尔丘克是历史和文学的双重叛徒。

托卡尔丘克皈依于波兰文学里离散的、甚至被遗忘的那一脉。她的偶像是布鲁诺·舒尔

茨,她曾说:“我崇拜且嫉妒舒尔茨,因为我知道自己永远没法写得像他那样好。”布鲁诺·舒尔茨,一个生前靠教书维生的落魄犹太人,生平细节不可考。在出版《肉桂铺子》和《砂制时镜下的疗养院》薄薄两册短篇小说集后,他被关入集中营。他幸运地因为绘画才能得到一个纳粹军官的庇护,荒唐的是,那位军官因与同僚不睦,泄私愤处死了对方保护的犹太人,对方为了报复,朝舒尔茨的脑袋连开数枪。一个日后被证实写作天才和成就堪与普鲁斯特比肩的现代作家,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在1942年冬天。在被遗忘的尘埃下,舒尔茨留下了文学史版图里异常瑰丽的一块,他用写作打开了世俗生活中的神秘领域,丰美的、洋溢着感官吸引力的语言,让微不足道的日常事件打开内核,浮现其中无穷灿烂的远景——这吸引了托卡尔丘克。

和舒尔茨一样,托卡尔丘克来自族群杂居的波兰西南。二战后,波兰作为战胜国收复了西部的故土,代价是把东部领土划入苏联,这意味着波兰全境向西“平移”了,东边的波兰与乌克兰原住民被集体移民。“很多波兰人住了下来,根还在乌克兰,思念故土,整天喝得醉醺醺。有些德国人没有走,和波兰人通婚,号称自己是波兰人。有德国人在风烛残年回来寻根,结果倒在波兰和捷克的交界线上……”托卡尔丘克生于一个移民家庭,由一个德国奶奶抚养长大,从很小的时候起,她就对“边界”感到迷惑,她的生活和写作,成了一次次穿越“边界”的云游。波兰文学的翻译大家易君博托卡尔丘克的作品形容成“文学品种边缘的小说”“修辞风格混杂、渗透”“各种文

体的杂交”,直到“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纷至沓来,自由驰骋”“七巧板的拼图形成富有凝聚力的整体”。

正如舒尔茨相信“艺术家应毕生致力于诠释那些如邮票般贴在他们脑海中的意象”,“他们创造性的努力变为永无止境的注解”,作为精神层面的继承人,托卡尔丘克在《白天的房子,夜晚的房子》里借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口吻写下:我不善于再现一个故事本身,但总能再现场面、环境和那个故事在我心中生根的世界……留给我的是故事里某些模糊不清的刺激情节或亮点,我把整个故事忘于脑后,记住的都是些无太大价值的果核和种子,而后我的记忆又不得不将它们吐出来。

托卡尔丘克在大学里主修心理学,毕业后她意识到“自己比大多数病人还神经质,以至于无法从事这个行业”。从大学毕业到成为专职作家的几年里,她短暂地旅居伦敦,为了谋生做过豪华酒店的保洁员,因此看到了金碧辉煌的走廊两侧,“门背后混乱不堪的房间和那些客人同样混乱的内心”。心理学的科班训练和伦敦生活经历让她面对空白的稿纸时,相信生命的真相是无序且多义的,过于平滑的第一人称叙事难以解码四面八方的杂音。“我写小说,让所有属于人格和超越人类的一切穿透我,把每一件人事物、个性化”“时间没有尽头,没有以前,没有以后,我不会认识任何新的事物,也不会忘记我见到的一切”,托卡尔丘克的写作创造了新的文体,新的阅读经验,她给小说制造了核裂变的反应。在《太古和其他的时间》《白天的房子,夜晚的房子》这些小说里,把作者视为“东欧乡村的民俗守

望者”将是一种误读,确切说,她重建了遗失已久的寓言传统,一种甚至让文学编辑措手不及的新神话——当她把《云游》的定稿交给出版社时,编辑读完给她发了封邮件:“请问您是不是搞乱了章节之间的顺序?”

托卡尔丘克的小说是这样的重要、迷人,原因就在这里:她的写作不是对经验的复刻,她在写作中创造了经验。《白天的房子,夜晚的房子》里有一个封圣不成功的修女,祈求上帝把她变成男子的形貌,而写下她的故事的修道士,是个美貌的男孩,同样怀揣着难言的心事。在那个故事里,性别界限是模糊的。《糜骨之壤》里,作家塑造了一个文学史中罕见的愤怒的老妇人的形象,她被村民视为疯癫,捍卫着一个属于狐狸、兔子和鹿的沉默世界,在这里,物种界限是模糊的。直到《变形中心》,万念俱灰的老妇人变成孤狼,消失在阴影里。托卡尔丘克在演讲中提过安徒生童话里一则“被扔在垃圾堆里的茶壶”,她说她在写作中追求的,也是那个沉默的、破损的,“茶壶的世界”。“为沉默者发声”,这份写作者的温柔,是在喧嚣骚动的世界中找到新的故事。恰如《太古和其他的时间》里《麦德儿的时间》里那段让人心碎的温柔的尾声,麦穗儿被侮辱,被伤害,她在一无所有的时刻,在孩子的坟墓边——

“她看到一个硕大无朋的野兽,一个巨人,她周围的一切是一个大躯干,她的身体是这躯干的一部分。她看到一种渗透万物的力量,她理解这股力量。她看到铺陈在我们世界上下和其他世界其他时代的轮廓。她看到许多无法化成语言的东西。”



《白天的房子,夜晚的房子》书影。

《云游》书影。

《怪诞故事集》书影。

(均出版社供图)